



李修文

李修文 湖北荆门人 文学创作一级。现为武汉市作家协会主席。出版小说集《心都碎了》《不恰当的关系》,长篇小说《滴泪痣》《捆绑上天堂》,散文集《山河袈裟》《致江东父老》等文学作品。曾获 2014 年度中国十大电视剧编剧、茅盾文学新人奖、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等。

我的祖父曾经告诉我,他一辈子经历过很多不幸,其中最大的一桩,就是直到晚年才迎来真正的五谷丰登。相比年轻时的兵荒马乱,来日无多的人间光阴才是最要命的东西。我大致理解他:在他的朋友中,有人牙齿坏了才第一次吃上苹果,有人眼睛看不见了儿孙才买来电视机,这世上让人绝望的,总是漫无边际的好东西。

这庸常的人间,在我祖父眼中,不啻酒醉后的太虚幻境。每次来武汉,如果没有照相机跟随,他就不愿意出门。

在红楼门前,在长江二桥上,在宝通禅寺的银杏树底下,这城市的无数个地方都留下过祖父并不显苍老的身影。每一张照片中的他都笑着,笑容热烈得与年龄不甚相称,恰与站在他身边的我形成鲜明对比。他告诫我,不要愁眉苦脸,看看他,去年还写出“大呼江水变春酒”的句子,他认为,即使放在李白的诗集里也几可乱真,他还告诫我,要向阿拉法特学习,即使死到临头也要若无其事。看,我亲爱的祖父,仅仅通过一台电视机,便对这世界了解得比我多得多。就在几天前,在东湖的一座山丘上,他郑重地告诉我:《超级女声》的评选有内幕!

这一次,祖父是负气出门,原因是我父亲不让他做胃镜检查,于是他要来武汉找他的长孙。不料,我也向他表达了和父亲一样的反对,并且一再向他解释:对他这样一个年过九旬

在人间赶路

李修文

的老人来说,每顿饭只喝半斤酒是正常的,他不可能再像八十岁时那样一喝就是八两,而所有做过胃镜检查的人事后回忆起来,无不心有余悸。他当然不信,只差说我是“不肖子孙”。

这欲说还休的一个星期,祖父每天都要对我施以小小的折磨,比如他居然要看到电视上出现雪花才肯睡觉,比如每天天一亮就要把我从床上拽起来,语重心长地告诉我: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很明显,他是在和我赌气。终有一日,趁着我出门,他楼上楼下地跑了一下午,打听遍所有的邻居,这才确信他这个岁数的人的确不宜做胃镜检查。到了这时候,他还在我赌气,竟然要拉着我去东湖爬山。

小时候,我每天出门上学时,祖父都要对我大吼一声:“跑起来呀!”于是,我就忙不迭地跑了起来;这么多年之后,爬山的时候,我怎么拦都拦不住,看着他远远地跑到了我的前面,又转身对我吼了一声:“跑起来呀!”但是,毕竟体力不支,喊了一半他就喊不出声来了,想了又想,只能坐在台阶上喘气,害羞地看着我。

我走上前去,和他坐到一起,两个人都气喘吁吁。小小的战争宣告结束,我们迎来了温情脉脉的时刻。不知道从何时起,他变成了个听话的孩子,安安静静地坐在我身边,似乎满腹委屈,但他已经不用申冤。刹那之间,我全都了如指掌:无论怎么变着法子和我赌气,他其实都是在寻找生机,他只有弄出声响,身边的人才会注意到他的存在。只要他觉得有人注意到他,他就是快乐的;写诗也好,熬夜看电视也罢,这些都是他喝下的药。这么说吧,因为近在眼前的死,我亲爱的祖父,正在认真而手忙脚乱地生。

与此同时,这些天,我在寻找一个失踪了的朋友。正是他在八年前告诉我:如果人生非得有一个目标,那么,他的目标就是彻底的失败。

他说到做到。这些年,他辞掉了工作,一直没有结婚,偶现江湖也是一闪即逝。半个月之前,他当年的女友在江苏的某条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,突然泪流满面,打电话给我,拜

托我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。

这下子好了,为了找到他,我一个星期打了比往常一个月还多的电话,参加了好几个形迹可疑的聚会。不断有人宣称知道他的消息,但是,每次当我喝得酩酊大醉地从酒吧里出来,他仍然作为一个问题悬在我眼前。应该是在长江边的一间酒吧里吧。我突然有一种错觉:我怀疑我的朋友并未真正离开,说不定他就躲在离酒吧不远处打量着我们,就像村上春树老师的名言,“死并非在生的对立面,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”。

向如此更新的世界告别是心酸的,米沃什说,他羡慕着,并为自己的怀疑羞愧。我相信,对米沃什的话,我的祖父一定深有同感,但是在我的朋友那里,这句话应该反着说,至少应该把“心酸”换作“无谓”二字。这么多年,他像一个生活在魏晋或者唐朝的人,我当然不至于将他看作这个时代的嵇康与孟浩然,但他的确已经将生活看作一个玩笑,然后,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在许多时候成为一个笑料,所谓“梦中做梦最怡情”,蝴蝶引人入胜。是啊,当我们每个人都在争先恐后地进入“进入酒吧,进入电视和报纸”,另有一个人的目标为什么不能是离开,接连不断地离开呢?

言归正传。

好说歹说都没用,昨晚,在火车站,祖父拒绝了我的护送,一个人坐上了回去的火车。归途中,我突然想起海子的诗,也想起了我连日来遍寻不见的朋友,正是他当初借给我海子的诗集。苍茫夜色中,我的祖父和朋友都在人间赶路,上升的上升,下降的下降,坐车的坐车,徒步的徒步。

一如海子所说:“把石头还给石头,让胜利的胜利,今夜青稞只属于她自己。”对不起,亲爱的祖父,我可以将您说成一株青稞吗?您听我说,今夜的青稞,只属于她自己。正叫喊着,进入我饥渴的、后来者的血管。



和春风一起奔跑

宋扬

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。春风一捎,万物都抖开了形体,沉寂一冬的大地上开始有了生命的色彩。

春风拂上细柳。枯瘦的柳树胖起来了,柳枝间空落落的白正被绿一点点填满。流苏般飞扬的柳条儿上冒出了一粒粒嫩绿带白的细芽儿。柳芽儿等距离排列着,像是远古的计数绳结,是天地时序冬枯春荣的时间密码。

春风拂上海棠。报春海棠花捷足先登,跨上春的舞台当仁不让,繁开的红花像喇叭,高调吹响春风奔跑的序曲,奏出生命的绚烂美丽。

春风吹过湖面。此时,用袁宏道《满井游记》中的妙句形容最为贴切:“冰皮始解,波色乍明,鳞浪层层,清澈见底,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。柔软了身段

的春水,肉和骨都是酥的,仿佛正在一个四面皆堤坝的大沙发上安逸地躺着。

吹面不寒杨柳风,风收敛起切肤刺肌的刀锋,棱角隐藏,温柔如娴静处子。水被春风魅惑,芳心萌动,和风一起摇摆,一同舞蹈,那舞姿又是含蓄的,只一层层粼粼水波微漾,像酝酿着一个春天的梦,梦的关键词是生长,是奔跑,是流光溢彩,是万紫千红。凌波微动中,湖面蝴蝶型的斜拉索桥,倒影更接近一只翩飞的蝴蝶了。不是形似,而是那梦幻的水影,犹如蝴蝶扇动翅膀腾起的五彩粉末,让人想起一个特别美好的词神似。

野鸭、白鹤、麻雀、斑鸠、白头翁,水里游的、空中飞的、树上栖的都在春风中撒欢儿一样奔跑起来。野鸭最是闲不住,三三两两炫技般在浮游与潜泳间自由切换,当它们再次从水

下钻出头来时,已无法分清谁是谁。湖中小岛上有独树一根,被群鹤占据。白鹤们把洁白的羽翼收拢,只将灰白的腹部朝向游人,像是一片熬过了寒冬后枯萎到惨不忍睹的叶子。可是,当它们一亮出翅膀,那片叶子便瞬间复活了。忽见白光一闪,它们飞向天空,还是孤傲瘦白的清癯公子。

与春风一起奔跑的,还有被羽绒服包裹了整个冬天的人们。看,那些着红色太极服的老人们正在舞剑,一招一式都舒展着老当益壮的精气神;看,那个站立湖岸挺直腰板放声吟诵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”的中年男子何其意气风发,慷慨激越。

喔,这大地上的一切生命都已被春风唤醒,都朝着不远处那个姹紫嫣红、万物粲然的盛春诚心诚意地奔跑起来了。

离别感怀六首

胡潍伟

秋蕊香

数日三分消瘦,几许额黄眉皱。匆匆又到秋时候,雁阵南云挥手。此情谁识因何有,恁长久。万般浓烈浑如酒,独与茫然相守。

蝶恋花

心事几多谁洞晓。送往迎来,碌碌何得了。思绪万千如杂草,神劳力费催人老。河里石头牵远道。腹里空空,是处方知少。一望天涯云渺渺,苍茫无尽峦峰小。

苏幕遮

别无言,情未了。此际心声,但问谁人晓。丹桂初黄枫渐老。举目堪欣,自有秋光好。

雨萧萧,岚袅袅。一瞥惊鸿,忽已云风杳。期与相知同远眺。携手时分,长话君行早。

唐多令

作别正金秋,萧萧霜满楼。夜阑珊,无寐闲愁。盈耳淙淙湍不息,华溪水,自西流。

劳力意难收,惟怜志趣投。问扪心,知我何求。一种情怀浓胜酒,挥不去,梦中留。

留春令

此情难了,欲言还别,徘徊几度。一瞥惊鸿已云天,念犹在,流连处。

自有丹怀深如许。付出何辞苦。望断秋光独茫然,影视梦,谁留住。

卜算子慢(依柳永韵)

风荷正艳,丝柳犹馨,满目叠红铺翠。交接时分,恰是早秋天气。话随心、笑语欢声里。对此景、陶然怀释,新俦旧侣相继。

羁旅人千里。念五载奔忙,复山重水。路远途艰,惟许丹忱不二。望无言、谁识其中意?作别处、飘零思绪,问千千何寄?

回到历山

陈加斌

一
车轮缠玉带,黄昏叩山门;
暮归不知处,舜耕在跟前。

二
雾重山色浓,崖沿一老翁;
举刀向明月,只为柴米油。

三
嗷嗷惊山路,寻母遇邻嫂;
二话没一句,解襟喂襁褓。

四
湖清自怜影,坝熏竹笠情;
北风划过脸,盐霜挂天边。

五
揭瓦画民宿,鹰击共富路;
春笋煮乡愁,腊香飘过岗。

六
竹排摇水母,桃花常如初;
渊明借一夜,翩翩一少年。

七
顶上信天游,脚底富春居;
龙王祭雨时,斗笠山中行。